宋史

九五



列傳卷第八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常秩 鄧綰子洵武 李定 舒亶
蹇周輔子序辰 徐鐸 王廣淵弟臨
王陶 王子韶 何正臣 陳繹

常秩字夷甫潁州汝陰人舉進士不中屏居里巷以經術著稱嘉祐中賜束帛爲潁州教授除國子直講又以爲大理評事治平中授忠武軍節度推官知長葛縣皆不受神宗即位三使往聘辭熙寧三年詔郡

以禮敦遣毋聽秩辭明年始詣闕帝曰先朝累命何
為不起對曰先帝亮臣之愚故得安閭巷今陛下嚴
詔趣迫是以不敢不來非有所決擇去就也帝憫徐
問之今何道免民於凍餒對曰法制不立庶民食侯
食服侯服此今日大患也臣才不適用願得辭歸帝
曰既來安得不少留異日不能用卿乃當去耳即拜
右正言直集賢院管幹國子監俄兼直舍人院遷天
章閣侍講同脩起居注仍使供諫職復乞歸改判太
常寺七年進寶文閣待制兼侍讀命其子立校書崇
文院九年病不能朝提舉中太一宮判西京留司御

史臺還潁十年卒年五十九贈右諫議大夫秩平居爲學求自得王回里中名士也每見秩與語輒歎然自以爲不及歐陽脩胡宿呂公著王陶沈遘王安石皆稱薦之翕然名重一時初秩隱居旣不肯仕世以爲必退者也後安石爲相更法天下沸騰以爲不便秩在閭閻見所下令獨以爲是一召遂起在朝廷任諫爭爲侍從低首抑氣無所建明聞望日損爲時譏笑秩長於春秋至斥孫復所學爲不近人情著講解數十篇自謂聖人之道皆在於是及安石廢春秋遂盡諱其學立始命爲天平軍推官秩死使門人趙冲

狀其行云自秩與安石去位天下官吏陰變其法民受塗炭上下循默敗端内萌莫覺莫悟秩知其必敗紹聖中蔡卞薦立為秘書省正字諸王府説書侍講請用為崇政殿説書得召對又請以為諫官卞方與章惇比會布欲傾之乘間為哲宗言立附兩人因暴其行狀事以為詆毀先帝帝亟下史院取視言其不遜以責惇卞惇卞懼請貶立乃黜監永州酒稅
鄧綰字文約成都雙流人舉進士為禮部第一稍遷職方員外郎熙寧三年冬通判寧州時王安石得君專政條上時政數十事以為宋興百年習安玩治當

事更化又上書言陛下得伊呂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以臣所見寧州觀之知一路皆然以一路觀之知天下皆然誠不世之良法願勿移於浮議而堅行之其辭蓋媚王安石又貽以書頌極其佞諛安石薦於神宗驛召對方慶州有夏寇綰數陳甚悉帝問安石及呂惠卿以不識對帝曰安石今之古人惠卿賢人也退見安石欣然如素交宰相陳升之馮京以綰練邊事屬安石致齋復使知寧州綰聞之不樂誦言急召我來乃使還邪或問君今當作何官曰不失為館職得無為諫官乎曰正自當爾明

字四百令八个

日果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駡綰曰笑駡從汝好官須我爲之尋同知諫院獻所著洪範建極錫福論帝曰洪範天人自然之大法朕方欲舉而措諸天下矯革衆敝卿當聖淫朋比德之人規以助朕綰頓首曰敢不力行所學以奉聖訓明年遷侍御史知雜事判司農寺時常平水利免役保甲之政皆出司農故安石藉綰以威衆綰請先行免役於府界次及諸道利州路歲用錢九萬六千緡而轉運使李瑜率三十萬綰言均役本以裕民今乃務聚斂積寬餘宜加重黜富弼在亳不散青苗錢

綰請付吏究治畿縣民訴助役詔詢其便否兩行之綰與曾布輒上還堂帖中丞楊繪言未聞司農得繳奏者不報凡呂公著謝景溫所置推直官主簿悉罷去之而引蔡確唐坰為御史五年春權御史中丞國朝故事未有臺雜為中丞者帝特命之又加龍圖閣待制建言頃時御史罷免猶除省府職司蓋厥初選用既審則議論雖不合人材亦不可遺願籍前後諫官御史得罪者姓名以次甄錄使於進退間與凡僚稍異則人思竭盡矣遼人來理邊地屯兵境上聲言將用師於是兩河戒嚴且令河北脩城守之具綰曰

非徒無益且大樓費帝從其言而止又言遼妄為地訟意在窺我去冬聚兵累月逡巡自罷其情偽可見今當禦之以堅強則不逾二國之平平則彼不我疑而我得以遠慮苟先之以畏屈彼或將力爭則大為中國之耻帝覽疏嘉之安石去位綰頗附呂惠卿及安石復相綰欲彌前迹乃發惠卿置田華亭事出知陳州又論三司使章惇協濟其姦出知湖州初惠卿弟和卿創手實法綰曰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隱匿之慮無所措手足矣商賈通殖貨財交易有無不過服食

器用米粟絲麻布帛之類或春有之而夏以湯析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錄其勢安得不犯徒使囂訟者趨賞報怨以相告訐畏怯者守死忍困而已詔罷其法遷翰林學士仍為中丞綰慮安石去失勢乃上言宜錄安石子及壻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綰為國司直而為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又薦彭汝礪為御史安石不悅遽自劾失舉帝謂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斥知虢州踰歲為集賢院學士知河陽元豐中以待制知荊南陳陝徙永興軍改青州奏言歲大稔斗

粟五七錢帝知其佞令提舉官酌市價以聞進龍圖閣直學士知鄧州元祐初徙楊州言者論其姦改滁州未去鄧而卒年五十九子洵仁洵武洵仁大觀中為尚書右丞

洵武字子常第進士為汝陽簿紹聖中哲宗召對為秘書省正字校書郎國史院編脩官撰神宗史議論專右蔡卞詆誣宣仁后危切史禍之作其力居多遷起居舍人徽宗初改秘書少監既而用蔡京薦復史職御史陳次升陳師錫言洵武父綰在熈寧時以曲媚王安石神宗數其邪僻姦回今置洵武太史豈能

公心直筆發揚神考之盛德而不掩其父之惡乎且其人材凡近學問荒繆不足以汚此選不聽遷起居郎時韓忠彥曾布為相洵武因對言陛下乃先帝子今相忠彥乃琦之子先帝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為相更先帝之法是忠彥能繼父志陛下為不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京出居外鎮帝未有意復用也洵武為帝言陛下方紹述先志群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其圖如史記年表列旁行七重別為左右左曰元豐右曰元祐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各為一重左序助

紹述者執政中唯溫益一人餘不過三四若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遹之屬而已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咸在以百數帝出示曾布而揭去左方一姓名布請之帝曰蔡京也洵武謂非相此人不可以與卿不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既與臣所見異臣安敢豫議明日改付溫益益欣然奉行請籍異論者於是決意相京進洵武中書舍人給事中兼侍講脩撰哲宗實録遷吏部侍郎洵武跪言神宗稽古建官既正省臺寺監之職而以寄祿階易空名矣今在選七階自兩使判官至主簿尉有帶知安州雲夢縣而為河東

幹當公事者有河中司録叅軍而監楚州鹽場者有瀛州軍事推官知大名府元城縣充濮州教授者殽亂紛錯莫甚於此謂宜造為新名因而制禄詔悉更之遷刑部尚書又請初出官人兼用刑法試俾知為吏之方崇寧三年拜尚書右丞轉左丞中書侍郎妖人張懷素獄與其黨有與洵武連昏者坐出知隨州提舉明道宮復端明殿學士知亳州河南府召為中大一宮使連進觀文殿學士為大名尹政和中夏祭入侍祠以佑神觀使兼侍讀留脩國史改保大軍節度使未幾知樞密院五谿蠻擾邊即倣陝西弓箭手

制募邊民習知溪洞險易者置所司教以戰陣勸以耕牧得勝兵幾萬人以鎮撫之遷特進拜少保封莘國公恩典如宰相宣和元年薨年六十五贈太傅謚曰文簡鄧氏自綰以來世濟其姦而洵武阿二蔡尤力京之敗亂天下禍源自洵武起焉

李定字資深揚州人少受學於王安石登進士第為定遠尉秀州判官熙寧二年孫覺薦之召至京師謁諫官李常常問曰君從南方來民謂青苗法何如定曰民便之無不喜者常曰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為此言定卽往白安石且曰定但知據實以言不知京

師乃不許安石大喜謂曰君且得見盡爲上道之立薦對神宗問青苗事其對如曩言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命定知諫院宰相言前無選人除諫官之比遂拜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封還制書皆罷去御史陳薦疏定頃爲涇縣主簿聞庶母仇氏死匿不爲服詔下江東淮浙轉運使問狀奏云定嘗以父年老求歸侍養不云持所生母服定自辯言實不知爲仇所生故疑不敢服而以侍養解官曾公亮謂定當追行服安石力主之改爲崇政殿說書御史林旦薛昌朝言不宜以不

孝之人居勸講之地併論安石章六七上安石又白罷兩人定亦不自安蘄解職以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吏房直舍人院同判太常寺八年加集賢殿脩撰知明州元豐初召拜寶文閣待制同知諫院進知制誥為御史中丞劾蘇軾湖州謝上表摘其語以為侮慢因論軾自熙寧以来作為文章怨謗君父交通戚里逮赴臺獄窮治當會赦論不已竄之黃州方定自鞫軾獄勢不可回一日於崇政殿門外語同列曰蘇軾乃奇才也俱不敢對請復六案糾察之職并諸路監司皆得飭考從之彗出東方求直言太史謂有兵變

帝命宦者視衛士飲食定言一飯不足市恩適起小人之心乃止或議廢明堂祀帝以訪定定曰三歲一郊或明堂祖宗以來未之有改誰為此言願治其妄帝曰聽卿言足矣遷翰林學士坐論府界養馬事失實罷知河陽留守南京召為戸部侍郎哲宗立以龍圖閣學士知青州移江寧府言者爭暴其前過又謫居滁州元祐二年卒定於宗族有恩分財振贍家無餘貲得任子先及兄息死之日諸子皆布衣徒以附王安石驟得美官又陷蘇軾於罪是以公論惡之而不孝之名遂著

舒亶字信道明州慈溪人試禮部第一調臨海尉民使酒詈逐後母至亶前命執之不服即自起斬之投劾去王安石當國聞而異之御史張商英亦稱其材用為審官院主簿使熙河括田有績遷奉禮郎鄭俠既貶復被逮亶承命往捕遇諸陳搜俠篋得所録名臣諫草有言新法事及親朋書尺悉按姓名治之竄俠嶺南馮京王安國諸人皆得罪擢亶太子中允提舉兩浙常平元豐初權監察御史裏行太學官受賂事聞亶奉詔鞫治凡辭語微及者輒株連考竟以多為功加集賢校理同李定劾蘇軾作為歌詩譏訕時

事亶又言王詵輩公爲朋比如盛僑周邠固不足論若司馬光張方平范鎮陳襄劉摯皆略能誦說先王之言而所懷如此可置而不誅乎帝覺其言爲過但貶軾詵而光等罰金未幾同脩起居注改知諫院張商英爲中書檢正遺亶手帖示以子壻所爲文亶具以白云商英爲宰屬而干請言路坐責監江陵稅始亶以商英薦得用及是反陷之進知雜御史判司農寺超拜給事中權直學士院踰月爲御史中丞舉劾多私氣熖熏灼見者側目獨憚王安禮亶在翰林受厨錢越法三省以聞事下大理初亶言尚書省凡奏

鈔法當置籍録其事目令違法不録既案奏乃謾以發放歴為録目之籍亶以為大臣欺罔而尚書省取臺中受事籍驗之亦無録目亶遂雜他文書送省於是執政復發其欺大理鞫厨錢事謂亶為誤法官吳處厚駁之御史楊畏言亶所受文籍具在無不承之理帝曰亶自盜為贓情輕而法重詐為録目情重而法輕身為執法而詐妄若是安可置也命追兩秩勒停亶比歲起獄好以疑似排抵士大夫雖坐微罪廢斥然遠近稱快十余年始復通直郎崇寧初知南康軍辰溪蠻叛蔡京使知荊南以開邊功由直龍圖閣

進侍制明年卒贈直學士
蹇周輔字磻翁成都雙流人少與范鎮何郯為布衣
交年未冠試大廷不第鎮郯既貴達周輔始特奏名
再舉進士知宜賓石門二縣通判安肅軍為御史臺
推直官善於訊鞫鉤索微隱皆用智得情嘗有詔獄
事連掖庭掌寶侍史它司累月不能決乃命周輔度
不可追逮奏請以要辭示主者詰服之時以為知體
及治李逢獄竟臺臣雜治無異辭神宗稱其能擢開
封府推官出為淮南轉運副使盜廖恩聚黨閩中多
害兵吏改使福建護諸將以討之恩遂降元豐初循

唐制歸百司獄于大理寺選為少卿遷三司度支副使先是湖南例食淮鹽周輔始請運廣鹽數百萬石分鬻郴全道州又以淮鹽增配潭衡諸郡湘中民愁困法既行遂領於度支以集賢殿脩撰為河北都轉運使進寶文閣待制召為戶部侍郎知開封府事多不決授中書舍人不拜改刑部侍郎元祐初言者暴其立江西福建鹽法掊克欺誕負公擾民罷知利州徙廬州卒年六十六周輔彊學善屬文神宗嘗命作答高麗書屢稱善為吏深文刻覈故老而獲戾子序辰

序辰字授之登第後數年以泗州推官主管廣西常平周輔方使閩上言父子並祗命遠方家無所託蘄改一近地乃易京西旋提舉江西常平繼父行鹽法為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右司諫哲宗立改司封員外郎周輔得罪以序辰成其惡降簽書廬州判官起知楚州提點江東刑獄紹聖中遷左司員外郎進起居郎中書舍人同脩國史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惟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訕讟宗廟睥睨兩宮觀事考言實狀彰著然蹤跡深祕包藏禍心相去八年之間蓋已不可究質其章

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緝而藏之歲久必致淪棄願悉討姦臣所言所行選官編類入為一帙置之一府以示天下後世大戒遂命序辰及徐鐸編類由是縉紳之禍無一得脫者遷禮部尚書與安惇看詳訴理事以奉使遼國無狀黜知黃州閱四月除龍圖閣待制知揚州徽宗立中書言序辰類元祐章牘傅致語言指為謗訕詔與惇並除名勒停放歸田里蔡京為相復拜刑部禮部侍郎為翰林學士進承旨有言其在先帝遏密中以音樂自娛者黜知汝州二年徙蘇州坐縱部民盜鑄錢謫單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

又坐守蘇時以天寧節同其父忌日輒於前一日設宴及節日不張樂移永州會赦復官中奉大夫遂卒序辰亦有文善傳會深文刻覈似其父云

徐鐸字振文興化莆田人熙寧進士第一簽書鎮東軍判官紹聖末以給事中直學士院蹇序辰建議編類元祐諸臣章牘事狀詔鐸同主之凡一時施行文書攟拾附著纖悉不遺遷禮部侍郎鐸雖云封駁而是時凡給事中不肯書讀者輒命代行之貢院獲舉人挾書開封尹將之竒將以徒定罪鐸爭不可之竒爲從輕比既上省章惇怒罰府吏舉人竟坐刑鐸不

復敢有言衆傳以為笑後議除御史中丞或擬比事
以為無所執持乃止徽宗立以龍圖閣待制知青州
御史中丞豐稷論鐸編類事狀率視章惇好惡為輕
重存歿名臣橫罹竄斥序辰既放歸田里鐸之罪不
在其下詔落職知湖州崇寧中拜禮部尚書方議廟
制鐸請增為九室議者疑已祧之主不可復祔鐸言
唐之獻祖中宗代宗與本朝之僖祖皆嘗祧而復今
宜存宣祖於當祧復翼祖於已祧禮無不稱從之進
吏部尚書卒

論曰士學不為已而俯仰隨時如挈皐居井上求其

立朝不撓不可得已常秩在嘉祐治平時三辭羔鴈之聘若能隱居以求其志者及王安石用事一召即至容容歷年會無一嘉謨而竊顯位至定之黨附亶之凶德宜為世所指名綰及周輔二家父子並同惡相濟而序辰與鐸編類事狀流毒元祐名臣忠義之士為之一空馴致靖康之禍可勝嘆哉

王廣淵字才叔大名成安人慶曆中上曾祖明家集詔官其後廣淵推與弟廣廉而以進士為大理法直官編排中書文字裁定祖宗御書千卷仁宗嘉之以知舒州留不行英宗居藩邸廣淵因見昵獻所為文

及即位除直集賢院諫官司馬光言漢衛綰不從太子飲故景帝待之厚周張美私以公錢給世宗故世宗薄之廣淵交結奔競世無與比當仁宗之世私自託於陛下豈忠臣哉今當治其罪而更賞之何以厲人臣之節帝不聽用為群牧三司戶部判官從容謂曰朕於洪範得高明沉潛之義剛內以自強柔外以應物人君之體無出於是卿為朕書之於欽明殿屏以備觀省非特開元無逸圖也加直龍圖閣帝有疾中外憂疑不能寢食帝自為詔諭之曰朕疾必間矣廣淵宣言於衆神宗立言者劾其漏泄禁中語出知

齊州改京東轉運使得於內省傳達章奏曾公亮王
安石持不可乃止廣淵以方春農事興而民苦乏兼
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
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錢法合
安石始以為可用召至京師御史中丞呂公著擿其
舊惡還故官程顥李常又論其抑配掊克迎朝廷旨
意以困百姓會河北轉運使劉庠不散青苗錢奏適
至安石曰廣淵力主新法而遭劾劉庠故壞新法而
不問舉事如此安得人無向背故顥與常言不行徙
使河東擢寶文閣待制知慶州宣撫使興師入夏境

檄慶會兵方授甲卒長吳逵以衆亂廣淵亟召五營兵禦之逵率二千人斬關出廣淵遣部將姚兕林廣追擊降其衆殺逵三都戍卒欲應賊不果廣淵陽勞之使還戍潛遣兵間道邀襲盡戮之猶以盜發所部削兩秩二年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廣淵小有才而善附會所辟置類非其人帝謂執政曰廣淵奏辟將佐非貴游子弟即胥史輩至於濮宮書吏亦須選盖其人與時君卿善一踐官吏不必置而不取乃用此輩豈不誤朝廷事已下詔切責卿等宜貽書申戒之卒年六十贈右諫議大夫元豐初詔以其被遇先

帝之故弟臨自皇城使擢為兵部郎中直昭文館子得君賜進士出身

臨字大觀亦起進士簽書雄州判官嘉祐初契丹泛使至朝論疑所應臨言契丹方饑困何能為然春秋許與之義不可以不謹彼嘗求馴象可拒而不拒嘗求樂章可與而不與兩失之矣今横使之來或謂其求聖像聖像果可與哉朝廷善其議治平中詔求武略用近臣薦自屯田員外郎換崇儀使知順安軍改河北沿邊安撫都監上備禦數十策大略皆自治而已契丹刺■兩輸人為義軍來歸者數萬或請遣還

臨曰彼歸我而遣之必為亂不如因而撫之詔從其請自是来者益多契丹悔失計進安撫副使歷知涇鄜州廣信安肅軍召對還文階知齊州滄州荆南入為戶部副使以寶文閣待制知廣州府河中卒

王陶字樂道京兆萬年人第進士至太常丞而丁父憂陶以登朝在郊祀後恩不及親乞還所遷官丐追贈詔特聽之仍俟服闋除太子中允嘉祐初為監察御史裏行衛卒入延福宮為盜有司引赦決恩降其罪陶曰禁省之嚴不應用外閒會降為比於是流諸海島主者皆論罰中貴人導煉丹者入禁廷陶言漢

唐方士名為化黃金益年壽以惑人主者後皆就戮
請出之陳升之為樞密副使論其不當升之去陶亦
知衛州改蔡州明年復以右正言召陶言臣與四人
同補郡今獨兩人召請并還唐介呂誨等英宗知宗
正寺踰年不就職陶上疏曰自至和中聖躬違豫之
後天下顒顒無所寄命交章抗疏請早擇宗室親賢
以建儲嗣危言切語動天感人夫為是議者宜皆懷
不忠孝為姦利附託之人哉發於至誠念宗廟社稷
無窮大計而已陛下順民欲而安人心故親發德音
銳為此舉中外搖搖之心一旦定矣厥後浸潤稽緩

豈免憂疑流言或云事由嬪御宦侍姑息之語聖意因而惑焉婦人近幸詎識遠圖臣恐海內民庶謂陛下始者順天意民心命之今者聽左右姑息之言而疑之使遠近姦邪得以窺間伺隙可不惜哉因請對仁宗曰今當別與一名目既而韓琦決策遂立為皇子英宗即位加直史館脩起居注皇子位伴讀淮陽潁王府翊善知制誥進龍圖閣學士知永興軍召為太子詹事神宗立遷樞密直學士拜御史中丞郭逵以簽書樞密宣撫陝西詔令還都陶言韓琦置逵二府至用太祖故事出師刼制人主琦必有姦言惑亂

聖德願罷逵為渭州帝曰逵先帝所用今無罪黜之
是章先帝用人之失也不可陶既不得逞遂以琦不
押文德常朝班奏劾之陶始受知於琦驟加獎拔帝
初臨御頗不悅執政之專陶料必易置大臣欲自規
重位故視琦如仇力攻之琦閉門待罪帝徙陶為翰
林學士旋出知陳州入權三司使呂公著言其反覆
不可近又以侍讀學士知蔡州歷河南府許汝陳三
州以東宮舊臣加觀文殿學士帝終薄其為人不復
用元豐三年卒年六十一贈吏部尚書謚曰文恪陶
微時苦貧寓京師教小學其友姜愚氣豪樂施一日

大雪念陶奉母毋寒餒荷一鍤刻雪行二十里訪之陶毋子凍坐日高無炊烟愚亟出解所衣錦裘貿錢買酒肉薪炭與附火飲食又捐數百千為之娶陶既貴尹洛愚老而喪明自衛州新鄉往謁之意陶必念舊哀己陶對之邈然但出尊酒而已愚大失望歸而病死聞者益薄陶之為人

王子韶字聖美太原人中進士第以年未冠守選復游太學久之乃得調王安石引入條例司擢監察御史裏行出按明州苗振獄安石惡祖無擇子韶迎其意發無擇在杭州時事自京師逮對而以振獄付張

載無辭遂廢中丞呂公著等論新法一臺盡罷子韶出知上元縣遷湖南轉運判官御史張商英劾其不葬父母貶知高郵縣由司農丞提舉兩浙常平入對神宗與論字學留為資善堂脩定說文官官制行為禮部員外郎以入省後期改庫部元祐中歷吏部郎中衛尉少卿遷太常諫官劉安世言熙寧初士大夫有十鑽之目子韶為衙內鑽指其交結要人子弟如刀鑽之利又陷祖無擇於深文搢紳所共鄙薄豈宜汚禮樂之地改衛尉卿安世復言七寺正卿班少常上因彈擊而獲超遷是啓僥倖也乃出知滄州入為

秘書少監迎伴遼使御下苛刻軍吏因被酒刃傷子韶及其子又出知濟州建言乞追復先烈以貽後法復以太常少卿召進秘書監拜集賢殿脩撰知明州卒崇寧二年子相録元祐中所上疏稾聞于朝詔贈顯謨閣待制

何正臣字君表臨江新淦人九歲舉童子賜出身復中進士第元豐中用蔡確薦為御史裏行遂與李定舒亶論蘇軾得五品服領三班院會正御史專六察正臣言幸得備言路以激濁揚清為職不宜兼治它曹神宗善之為悉罷御史兼局而正臣解三班加直

集賢院擢侍御史知雜事韓存寶討瀘夷無功命治其獄被以逗撓罪誅之還除寶文閣待制知審官東院尚書省建為吏部侍郎踰年嫚於奉職銓擬多牴牾事聞以制法未善為解王安禮曰法未善有司所當請宜得歸罪於法乃出知潭州時詔州縣聽民以家貲易鹽吏或推行失指正臣條上其害謂無益於民亦不足以佐國用遂寢之民以為便後歷刑部侍郎知宣州卒

陳繹字和叔開封人中進士第為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刊定前漢書居母喪詔即家讎校英宗臨政淵嘿

繹獻五箴曰主斷明微廣度資變稽古同判刑部獄
訟有情法相忤者讞之或言刑曹唯知正是否不當
有所輕重繹曰持法者貴審允心知失刑惡得坐視
由是多所平反帝稱其文學以為實錄檢討官神宗
立為陝西轉運副使入直舍人院脩起居注知制誥
拜翰林學士以侍講學士知鄧州繹不能肅閨門子
與婦一夕俱殞於卒伍之手傲然無慚色召知通進
銀臺司帝語輔臣曰繹論事不避權貴命權開封府
時獄有小疑輒從中覆至繹特聽便宜處決久之還
翰林仍領府治司農吏盜庫錢獄未竟中書檢正張

謂判寺事懼失察以帖詰稽留繹遣吏示以成牘言者論其徇宰屬縱有罪出知滁州郊祀恩復知制誥言者再論之得秘書監集賢院學士元豐初知廣州庫有檀香佛像繹以木易之事覺有司當爲官物有剩利帝曰是以事佛麗重典矣時繹已加龍圖閣待制知江寧府乃貶建昌軍奪其職後復大中大夫以卒年六十八繹爲政務摧豪黨而行與貌違暮年繆爲敦朴之狀好事者目爲熱熟顏回

論曰王廣淵在仁宗時因近昵獻文於英宗潛邸固已有竊取功名之心蓋爲臣之不忠者雖列侍從烏

足道哉王陶始為韓琦所知在御史時頗能譏切時政及為中丞則希望風旨攻琦如仇讎欲自取重位其忘姜愚布衣之義又不足責矣王子韶之諂祖無擇何正臣之論蘇軾皆小人之盜名陳繹希合用事固無足道然於獄事多所平反惜乎閨門不肅廉恥並喪雖明曉吏事亦何取焉

列傳卷第八十八

列傳卷第八十九　宋史三百三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任顓字誠之青州壽光人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至衛尉丞上其文乃賜第擢鹽鐵判官陝西鑄康定大

銅錢顓曰壞五為一以一當十恐犯者衆卒如其言夏人納款遣使要請十一事甚者欲去臣稱男顓押伴一切曉以義辭折而去又再遣使来欲自買賣且通青鹽增歲賜詔許置榷場其議多顓所發出為京西轉運使奏計京師元昊為下所殺遣楊守素来告哀守素乃始為元昊諱不稱臣納賜節者也仁宗詔嘗屈其使者復使押伴顓問守素其主所以死不能對詑去不敢肆改知鳳翔府帝語輔臣顓宜備朝廷委任留判三司憑由司為諒祚册禮使采摭西夏風物山川道里出入攻取之要為治戎精要三篇上之

進直史館遷河東轉運使帝嘗以禁帑金帛賜河北亦欲與河東顥辭曰受委制財用而先有求不敢顥為使者每行部必擇僚佐之賢者一人與俱凡事必與議未嘗以胥吏自隨人安其政入為鹽鐵副使擢天章閣待制儂賊犯嶺外以知潭州宣撫司以宣毅卒有功檄補軍校顥察其色動曰必有異志執按之具服為賊內應蒐其家得所記潭事甚悉梟首以徇詔書褒激賜白金五百兩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坐在潭日賤市死商珠降為待制時四路以邊警聞渭獨無所上朝廷疑斥候不密顥力言無他虞帝使

覘之信乃還學士徙徐州以太子賓客致仕積官戸
部侍郎卒年七十八

李參字清臣鄆州須城人以蔭知鹽山縣歲饑諭富
室出粟平其直予民不能糴者給以糟粃所活數萬
通判定州都部署夏守恩貪濫不法轉運使使參按
之得其事守恩謫死知荆門軍荆門歲以夏伐竹并
稅簿輸荆南造舟積日久多蠹惡不可用牙校破產
不償責參請冬伐竹度其費以給餘募商人與為市
遂除其害歷知興元府淮南京西陝西轉運使部多
戍兵苦食少參審訂其闕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

貸以錢俟穀熟還之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廪有羨粮熈寧青苗法蓋萌於此矣朝廷患邊費益廣參建議輦錢邊郡以平估糴權罷入中法比其去省榷貨錢千萬計召為鹽鐵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為河北都轉運使與安撫使郭申錫相視決河議不協又與真定呂溱相惡二人皆得罪參移使河東知荆南嘉祐七年召為三司使參知政事孫抃曰參為主計外臺將承風刻剥天下天下之民困矣乃改群牧使詔王安石王陶置局經度國計參言官各有職臣若不任事當從廢黜不然乞罷此局從之治平初加集賢院學

士知瀛州賜黃金百兩帥臣有賜自參始再遷樞密直學士知秦州州蕃酋欒家族作亂討平之得良田五百頃以募弓箭手居鎮閱歲未嘗以邊事聞英宗遣使問故對曰將在邊期於無事而已不敢妄以寇貽主憂以疾解邊任判西京御史臺起知曹濮二州神宗久知其才書姓名於殿柱以知永興軍不行卒年七十四參無學術然剛果嚴深喜發擿姦伏不假貸事至即決雖簿書纖悉不遺時稱能吏

郭申錫字延之魏人自言唐代公元振之後第進士為晉陵尉民訴弟為人所殺申錫察其色懼而哭不

哀曰吾得賊矣非汝乎執而訊之果然乂之知博州州兵出戍有欲脅衆爲亂者申錫戮一人黥二人乃定奏至仁宗曰小官臨事如此豈易得即爲御史臺推直官數上疏論事大臣不便鞫獄慶州京東盜執濮州通判井淵遷知州事未閱月悉擒亡黨斬以徇召爲侍御史遂知雜事張貴妃追册起園陵張堯佐爲使相陳執中嬖妾殺婢余靖引胡恢有醜行高若訥引范祥啓邊釁申錫皆奏劾之愛詆權倖無所避帝謂之曰近世士大夫方未達時好指陳時事及被進用則不然是資言以進耳卿勿爲也諜稱契丹遣

泛使命體量安撫河北還為鹽鐵副使相視決河坐訟李參失實黜知濠州帝明搒朝堂稱其欺誣以儆在位旋加直史館知江寧府再副鹽鐵進天章閣待制知鄧州河中种諤取綏州申錫曰邊患將自此始及諒祚死請捐前故聽其子襲爵且言曰二虜賴歳幣甚厚渝平豈其所利必有以致之但得重將守邊不要功生事則善矣著邊鄙守禦策以給事中致仕卒年七十七

傅求字命之考城人進士甲科通判泗州淮水溢毀城朝廷遣中使護築絶淮取土道遠度用兵六十萬

求相汴堤旁有高埠夷之得土載以田舟省工費殆半徙大名府府守呂夷簡委以事夷簡入相薦其才擢知宿州提點江西益州刑獄為梓州路轉運使夷獠寇合江鈐轄司會兵掩擊求馳往按所以狀乃縣吏冐取播州田獠故恐而叛即黜吏置嶺南夷人聞之散去益州文彥博上其狀進秩徙陝西關中行當十鐵錢盜鑄不可計求請變法時州縣已散二百八十萬緡亟下令更為當三民出不意蕩産失業多自經死然盜鑄遂止自康定用兵移稅輸邊民力大困求令輸本州而轉錢以供邊糴民受其惠而兵食亦

足召為戸部副使隴右蕃酋蘭氊獻古渭州地秦州范祥納之請繕城屯兵又括熟戸田諸羌靳之相率叛夏人欲得渭地亦移文來索後帥張昪以祥貪利生事請棄之詔求往視求以為城已訖役且已得而棄非所以強國威乃詔諭羌衆反其田報夏人以渭非其有不應索正其封疆而還兵遂觧進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慶州環之定邊砦蕃官蘇恩以小過疑懼而逋將佐議致討涇原既出師境上求謂恩非素攜二者乘以兵必起邊患但遣裨將從十數卒扣其帳開以禍福恩感泣還砦

如初入判太常寺權發遣開封府遷樞密直學士知定州復以龍圖閣學士權開封求本有吏能幹局至是春秋浸高且病瞶三司大將錢吉密殺妹為隣所告求不能決反坐告者又斷獄數差失御史言其不勝任出知兗州卒年七十一

張景憲字正國河南人以父師德任淮南轉運副使山陽令鄭昉贓累巨萬親戚多要人景憲首案治流之嶺外貪吏望風引去徙京西東轉運使王逵居鄆專持吏短長求請賄謝如所欲景憲上其惡編置宿州熙寧初為戶部副使韓絳築撫寧羅兀兩城帝命

景憲往視始受詔即言城不可守固不待到而後知也未幾撫寧陷至延安又言囉兀邈然孤城鑿井無水將何以守臣在道所見師勞民困之狀非一願罷徒勞之役廢無用之城嚴飭邊將為守計今邊郡召生羌與之金帛官爵恐黠羌多詐緩急或為內應宜亟止之陝西轉運司議欲限半歲令民悉納錢於官而易以交子景憲言此法可行於蜀耳若施之陝西民將無以為命其後卒不行加集賢殿脩撰為河東都轉運使議者欲分河東為兩路景憲言本道地肥磽相雜州縣貧富亦異正宜有無相通分之不便議

遂寢改知瀛州上言比歲多不登民積逋欠今方小稔而官督使併償道路流言其禍乃甚於凶歲願以寬假帝從之仍下其事元豐初年知河陽時方討西南蠻景憲入辭因言小醜跳梁殆邊吏擾之耳且其巢穴險阻若動兵遠征萬一餽餉不繼則我師坐困矣帝曰卿言是也然朝廷有不得已者明年徙同州以大中大夫卒年七十七景憲在仁宗朝為部使者時吏治尚寬獨多舉刺及熙寧以來吏治峻急景憲反濟以寬方新法之行不劾一人居官不畏強禦非公事不及執政之門自負所守於人少許可毋卒一

夕鬢髮盡白世以此稱之
竇卞字彥法曹州寃句人進士第二通判汝州秦悼
王葬汝宗室來祔者衆役兵五千郡守林濰以汝與
其鄉近因使輦薪芻鐵石致其家衆怨憤謀殺濰會
日暮門閉不果遂挾大校叛下啓關招諭之曰汝曹
特醉酒狂呼爾毋恐衆小定乃密推首惡羈之請於
朝詔濰致仕悉配從亂者加集賢校理知太常院知
絳州開封府推官方禁銷金為衣皇城卒捕得之屬
卞治以中禁為言奏曰真宗行此制自掖廷始令不
正以法無以示天下且非祖宗立法意英宗曰然文

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正謂是也從其請出知深州熙寧初河決滹沱水及郡城地大震流民自恩冀來踵相接卞發常平粟食之吏白擅發且獲罪卞曰俟請而得報民死矣吾寧以一身活數萬人尋以請詔許之外間訛言水大至卞下令敢言者斬一日復報大水且至吏請閉門卞不可既而果妄時發六州卒築武彊隄卒惰主者笞之不服卞曰廂兵犯將校法不至重然興役聚工不可拘以常法命斬之以聞有詔嘉獎還為戶部判官同脩起居注進天章閣待制判昭文館將作監始卞官汝時與殿直

王永年者相接頗厚及在京師永年求監金耀門庫卞為禱提舉楊繪繪薦為之永年置酒于家延繪卞至出其妻侑飲且時致薄餉永年以事繫獄死御史發其私卞坐奪職提舉靈仙觀卒年四十五

張環字唐公泊之孫也舉進士以婦父王欽若嫌召試學士院賜第除秘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謚錢惟演曰文墨其子摑登聞鼓上訴仁宗使問狀環條奏甚切朝廷不能奪乃賜謚曰思溫成廟祠享如神御請殺其禮判吏部南曹為開封府推官知洪州營校督役苛急其徒三百人將以夜殺之求不獲持事謀

于門請易校環召問諭遣明日推治縣十人不為易校積閥當遷十年不會課文彥博為言特遷之徙兩浙轉運使加直史館知潁州揚州即拜淮南轉運使三司下諸道責羨財淮南獨上金九鎰三司使怒移文譙切環以賦數民貧對入脩起居注知制誥草故相劉沆贈官制頗言其附會取顯位沆子瑾帥子弟婦女衰經詣闕哭訴環挾私怨且醜詆其人執政以褒贈乃恩典環不當為貶詞出知黃州然瑾亦竟不敢請父謚還判流內銓英宗時論第在先朝乞蚤定儲副者進左諫議大夫翰林侍讀學士劉瑾又訟其

判銓曰調其子不應法復出濠州歷應天府河南河陽請為太平州環平生薦士後雖不如所舉未嘗以令自首故再坐削階當官遇事輒言觸忤勢要至屢黜終不悔卒年七十

孫瑜字叔禮傅平人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賈昌朝薦為崇文檢討同知禮院開封府判官使契丹適西討捷書至館伴要入賀啖以厚餉瑜辭以奉使有指不肯賀加秘閣校理兩浙轉運使入辭仁宗訪其家世謂曰卿孫奭子邪奭大儒也久以道輔朕因面賜金紫先是郡縣倉庾以斗斛大小為姦瑜奏均其制

黠吏之亡狀者民大喜有言其變新器非便下遷知曹州尋有言瑜所作量法均一誠便者乃還其元資徙知蔡州毀吳元濟像以其祠事裴度大水緣城隙入瑜使囊沙數千扞其衝城得弗壞更相兗濰單四州累官工部侍郎卒年七十九始奭之亡朝廷録其子孫時瑜之子為諸孫長瑜曰吾忍因父喪而官吾子乎以兄之孤上之瑜天資輕敏齊家以嚴稱善與人交一受知終身不易所薦士有過或教使自言曰已知之而復擠之吾不為也

論曰宋至神宗承平百餘年風行政成士皆守官稱

職雖上之化亦下之氣習使然也當時仕於朝廷出守方岳持節一道專對四方者各有其人其政蹟且多可紀自顒至瑜是已顒能析夏人屈元昊使者參擊貪除害乃心邊事申錫除凶黨詆權倖求黥黠吏禁盜鑄下以身活人瓌不貪羨財景憲因母死而髮白孫瑜不忍以父喪而得官此其行尤昭昭者歟

許遵字仲塗泗州人第進士又中明法擢大理寺詳斷官知長興縣水災民多流徙遵募民出米振濟竟以無患益興水利溉田甚博邑人便利立石紀之為審刑院詳議官知宿州登州遵累典刑獄強敏明恕

及為登州執政許以判大理遵欲立奇以自鬻會婦人阿云獄起初云許嫁未行嫌壻陋伺其寢田舍懷刀斫之十餘創不能殺斷其一指吏求盜弗得疑云所為執而詰之欲加訊掠乃吐實遵按云納采之日母服未除應以凡人論讞于朝有司當為謀殺已傷遵駁言云被問即承應為按問審刑大理當絞刑非是事下刑部以遵為妄詔以贖論未幾果判大理恥用議法坐劾復言刑部定議非直云合免所因之罪今棄敕不用但引斷例一切按而殺之塞其自守之路殆非罪疑惟輕之義詔司馬光王安石議光以為

不可安石主導御史中丞滕甫侍御史錢顗皆言遵所爭戾法意自是廷論紛然安石既執政悉罪異已者遂從遵議雖累問不承者亦得為按問或兩人同為盜劫吏先問左則按問在左先問右則按問在右獄之生死在問之先後而非盜之情天下益厭其說熙寧間出知壽州再判大理寺請知潤州又請提舉崇福宮尋致仕累官中散大夫卒年八十一

盧士宗字公彥濰州昌樂人舉五經歷審刑院詳議編敕刪定官提點江西刑獄侍講楊安國以經術薦之仁宗御延和殿詔講官悉升殿聽其講易明日復

命講泰卦又召經筵官及僕射賈昌朝聽之授天章閣侍講賜三品服加直龍圖閣天章閣待制判流内銓李參郭申錫有決河訟詔士宗劾之士宗言兩人皆為時用有罪當驗問不宜逮鞫於是但黜申錫為州進龍圖閣直學士知審刑院通進銀臺司仁宗神主祔廟禮院請以太祖太宗為一世而增一室以備天子事七世之禮詔兩制與禮官考議孫抃等欲如之士宗以為在禮太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昭穆親盡即毀示有終也自漢以来天子受命之初太祖尚在三昭三穆之次祀四世或六世其以上之主屬雖

尊於太祖親盡則遷故漢元帝之世瘞太上廟主於國魏明帝遷處士主於園邑晉武惠祔廟遷征西豫州府君大抵過六世則遷其主蓋太祖已正東向之位則并三昭三穆為七世矣唐高祖初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太宗祔廟則遷洪農府君高宗祔廟又遷宣宗皆前世成法惟明皇九廟祀八世於事為不經今大行祔廟僖祖親盡當遷於典禮為合不當添展一室詔抃等再議卒從八室之說議者咎之出知青州入辭英宗曰學士忠純之操朕所素知豈當久處外命再對及見論知人安民之要勸帝守祖宗法御

史言其罕通吏事且衰病改沂州熙寧初以禮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一士宗以儒者長刑名之學而主於仁恕故在刑部審刑前後十數年

錢象先字資元蘇州人進士高第呂夷簡薦為國子監直講歷權大理少卿度支判官河北江東轉運使召兼天章閣侍講詳定一路敕成當進勳爵仁宗以象先母老欲慰之獨賜紫章服進待制知審刑院加龍圖閣直學士出知蔡州象先長於經術侍邇英十餘年有所顧問必依經以對反復諷諭遂及當世之務帝禮遇甚渥故事講讀官分日迭進象先已得蔡

帝猶諭之曰大夫行有日矣宜講徹一編於是同列
羅進者浹日徙知河南府陳州復兼侍講知審刑院
象先旁通法家說故屢為刑官條令多所裁定嘗以
為犯敕者重犯令者輕請移敕文入令者甚衆又議
告捕法以為罪有可去有可捕苟皆許捕則姦人將
倚法以害善良因削去許捕百餘事其持心平恕類
此復知許潁陳三州以吏部侍郎致仕卒年八十一
韓璹字君玉衛州汲人登進士第知定州安喜縣為
政彊力能使吏不賄守韓琦稱其才為開封司録嘉
祐寬恤諸道分遣使者璹曰京師諸夏本願獨不蒙

惠乎乃具徭役利害上之詔司馬光陳洙詳定條式遂革大姓滲并之弊提點利州路河北刑獄以開封府判官迎契丹使使問南朝不聞打圍何也𤦺曰我后仁及昆蟲非時不為耳熈寧初為梓州路轉運使朝廷命諸道議更役法𤦺首建併綱減役之制綱以數計者百二十有八衙前以人計者二百八十有三省役人五百又請裁定諸州衙簿於是王安石言𤦺所言皆以為公私病監司背公養譽莫之或恤而獨能體上意宜加賞乃下褒詔且賜帛二百入為鹽鐵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知澶州坐失舉降太常少卿河

決晝夜扞禦神宗念其勞復故官大中大夫判將作監轉正議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七壔吏事絕人閱按牘終身不忘澶州民懷思之他日郡守或欲有所為民必曰此已經韓大中矣以故輒止

杜純字孝錫濮州甄城人少有成人之操伯父沒官南海上其孤弱柩不能還純白父請往如期而喪至以蔭為泉州司法參軍泉有蕃舶之饒雜貨山積時官於州者私與為市價十不償一惟知州關詠與純無私買人亦莫知後事敗獄治多相牽繫獨兩人無與詠猶以不察免且檄參對純憤懣陳書使者為訟

寃詠得不坐熙寧初以河西令上書言政王安石異
之引貟條例司數與論事薦于朝充審刑詳議官或
議復肉刑先以刖代死刑之輕者純言今盜抵死歲
不減五十以死懼民民常不畏而况於刖乎人知不
死犯者益衆是為名輕而實重也事遂寢秦帥郭逵
與其屬王韶成訟純受詔推鞫得韶罪安石主韶變
其獄免純官韓絳為相以檢詳三司會計安石再来
乃請監池州酒久之為大理正上言朝廷非不惡告
訐而有覘事者以擿抉隱微盖京師聚萬姓易以宿
奸於計當然非擾人也比来或徒隸觖望或民相怨

仇或意冐告賞但泛云某有罪某知狀官不識所逮之因因不省見逮之故若許有司先計其實而坐爲欺者以誣告當無不竟矣陽州商尹奇貿温泉礬有羨數云官閏之寺欲械訊河東純曰奇情止爾若傳致其罪恐自是民無復敢貨礬則數百萬之儲皆爲土石請姑沒其羨而釋其人曹州民王坦避水患以車載貨入京征商者以爲匿稅寺議黜坦純復爭之卿楊汲奏爲立異又廢于家元祐元年范純仁韓維王存孫永交薦之除河北轉運判官初更役書司馬光稱其論議詳盡予之書曰足下在彼朝廷無河北

憂純因建言河防隸轉運令乃領屬都水外丞計其決溢之變前日不加多今日不加少然出財之司則常憂費而緩不急用財之官則寧過計而無不及不如使之歸一後如其言召為刑部員外郎大理少卿擢侍御史言者詆其不由科第改右司郎中尋知相州徙徐州陝西轉運使還拜鴻臚光祿卿權兵部侍郎謝病以集賢院學士提舉崇福宮改脩撰卒年六十四弟紘

紘字君章起進士為永年令歲荒民將他徙召諭父老曰令不能使汝必無行若留能使汝無飢皆喜聽

命乃官給印券使稱貸於大家約歲豐為督償於是咸得食無徙者明年捻償不愆素神宗聞其材用為大理評斷官檢詳樞密刑房脩武經要略以職事對帝翊日語宰相嘉其論奏明白未果用紘每議獄必傅經誼民間有女幼許嫁未行而養於壻氏壻氏殺以誣人吏當如昏法紘曰禮婦三月而廟見未廟見而死則歸葬于家示未成婦也律定昏而夫犯論同凡人養婦雖非禮律然未成婦則一也議乃定又論天下因應死吏懦不行法輒以髡讞夫殺人而以髡讞是縱民為殺之道也請治妄讞者不從權刑部郎

中元祐初為夏國毋祭奠使時夏人方倨貢入其國禮猶倨迓者至衣毛裘設王人坐蒙以氈且不跪受詔紘責之曰天王弔禮甚厚今不可以加禮夏人畏懼加敬他日夏使至請歸復侵疆紘逆之至館使欲入見有所陳紘止之詰語頗不遜紘曰國主設有請必具表中此大事也朝廷肯以使人口語為可否乎隨語連拄之乃不敢言遷右司郎中大理卿以直秘閣知齊鄧二州復為大理卿權刑部侍郎加集賢殿脩撰為江淮發運使知鄆州獄繫因三百人紘至之旬日處決立盡又以刑部召未至還之鄆嘗有揭幟

城隅著妖言其上期為變州民皆震俄而章場白晝火蓋所揭一事也民又益恐或請大索城中紘笑曰奸計正在是冀因吾膠擾而發奈何墮其術中彼無能為也居無何獲盜乃奸民為妖如所揣遂按誅之徙知應天府卒年六十二紘事兄純禮甚備在鄆州聞訃泣曰兄教我成立今亡不得臨死不瞑矣適詣闕迎其柩於都門哀動行路悉以奉錢給寡嫂推其子恩官其子若孫一人官京師時里人馬隨調選病卧逆旅紘載與歸醫視之隨竟死為治喪第中或以為嫌不自恤其風義蓋天性云

杜常字正甫衛州人昭憲皇后族孫也折節學問無戚里氣習嘗跨驢讀書驢嗜草失道不之覺觸桒木而墮額為之傷中進士第調河陽司法參軍事富弼禮重之積遷河東轉運判官提點河北刑獄歷兵部左司郎中太常少卿太僕太府卿户工刑吏部侍郎出知梓州青鄆徐州成德軍崇寧中至工部尚書以龍圖閣學士知河陽軍苦旱及境而雨大河決直州西上埽勢危甚常親護役徙處埽上埽潰水溢及常坐而止於是役人盡力河流遂退郡賴以安卒年七十九

謝麟字應之建州甌寧人登第調會昌令民被酒夜與仇鬬既歸而所親殺之因誣仇麟知死者無子所親利其財一訊得實再調石首令縣苦江水為患隄不可禦麟疊石障之自是人得安堵號謝公隄通判辰州章惇使湖湘拓沅州薦麟為守由太常博士改西上閤門副使猺賊犯辰溪麟且捕且招一方以寧詔使經制宜州獠降其種落四千八百人納思廣洞民千四百室得鎧甲二萬褒賜甚渥加果州刺史知荆南涇邠二州元祐初復以朝議大夫直秘閣知潭州加直龍圖閣歷徙江寧鳳翔府渭桂二州融江有

夷警將吏議致討麟以計平之戍兵從北來不能水
土麟部土人使極南而北兵止屯近郡賴以全者甚
衆卒于官
王宗望字磻叟光州固始人以蔭累擢夔州路轉運
副使哲宗即位行赦賞軍萬州彌旬不給庖卒朱明
因衆怒白晝入府宅傷守臣左右驚散他兵籍籍謀
兆亂宗望聞變自夔疾驅至先命給賞然後斬明以
徇且罵視守傷而不救者乃自劾朝廷嘉之歷倉部
郎中司農少卿江淮發運使楚州沿淮至漣州風濤
險舟多溺議者謂開支氏渠引水入運河歲久不決

宗望始成之為公私利代吳安持為都水使者自大河有東北流之異紛爭十年水官無所適從宗望謂田河有創立金隄七十里索緡錢百萬詔從之右正言張商英論其誕謾而宗望奏已有成績遂增秩三等加直龍圖閣河北都轉運使擢工部侍郎以集賢殿脩撰知鄆州卒年七十七元符中治其導河東流事以為附會元祐追所得恩典云

王吉甫字邦憲同州人舉明經練習法律試斷刑入等為大理評事累遷丞正刑部員外郎大理少卿舒亶以官燭引至第執政欲坐以自盜吉甫謂不可執

政怒移獄他所吉甫亦就辨曹乃用飲食論罪不以
燭也南郊起幔城役卒急於畢事董役者責之曰此
殆類白露屋耳卒訴之吏當非所宜言論死吉甫謂
非呪詛不應死遂求對神宗怒曰得非為白露屋事
來邪吉甫從容敷陳不少慴帝為霽怒其人得釋蘇
軾南遷所過郡守有延館之者走馬使上聞詔鞫之
吉甫議當笞守相章惇不悅吉甫曰法如是難以增
加成罪卒從笞太倉火議誅守者十餘人亦爭之皆
得不死其持論寬平大抵類此請知齊州梓州梓在
東川為壯藩户口最盛轉運使欲增折配以取羨餘

吉甫謂其僚曰民力竭矣一增之後不可復減吾寧貽使者怒忍為國斂怨為民基禍哉竟却之歷提點梓州路京畿刑獄開封少尹知同邢漢三州以中大夫卒年七十吉甫老於為吏廉介不回但一於用法士恨其少緣飾云

論曰宋取士兼習律令故儒者以經術潤飾吏事舉能其官導惠政及民而緩登州婦獄君子謂之失刑士宗象先皆執經勸講其為刑官論法平恕宜哉璹吏事絕人民懷其德純以微官能著清節紘議獄必傳經誼風義藹然常坐護危埽麟定猺獠宗望弭萬

州之變皆靖至難之事於談笑間吉甫一於用法而廉介不田有足稱云

列傳卷第八十九

列傳卷第九十　　宋史三百三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孫長卿字次公揚州人以外祖朱巽任爲秘書省校

書郎天禧中巽守雍命隨所取浮圖像入見仁宗方權聽天下事嘉其年少敏占對欲留侍東宮辭以母疾詔遷官知楚州粮料院郡倉積米五十萬陳腐不可食主吏皆懼法毋敢輕去長卿為酌新舊均渫之吏罪得免通判河南府秋大雨軍營壞或言其衆將叛洛中讙然長卿馳諭之曰天雨敗屋廬未能葺汝輩豈有欲叛意得無有乘此動吾軍者邪推首惡一人誅之留宿其所衆遂定詔汰三陵奉先卒汰者群譟府下長卿矯制使還而具言不可汰之故朝廷為止知和州民訴人殺弟長卿察所言無理問其貲曰

上等也家幾人曰惟此弟爾曰然則汝殺弟也鞫之
服郡人神明之提點益州路刑獄歷開封鹽鐵判官
江東淮南河北轉運使江浙荆淮發運使歲漕米至
八百萬或疑其多長卿曰吾非欲事羨贏以備饑歲
爾議者謂楚水多風波請開盱眙河自淮趣高郵長
卿言地阻山回繞役大難就事下都水調工數百萬
卒以不可成罷之時又將弛茶禁而收其征召長卿
議長卿曰本祖宗榷茶蓋將備二邊之糴且不出都
內錢公私以為便今之所行不足助邊糴什一國用
耗矣乃條所不便十五事不從改陝西都轉運使踰

年知慶州州據險高患無水盖嘗疏引澗谷汲城中未幾復絶長卿鑿百井皆及泉泥陽有羅川馬嶺上構危棧下臨不測之淵過者惴恐長卿訪得唐故道闢為通塗加集賢院學士河東都轉運使拜龍圖閣直學士知定州㷊寧元年河北地大震城郭倉庾皆隤長卿盡力繕補神宗知其能轉兵部侍郎留再任明年卒年六十六長卿無文學而長於政事為能臣性潔廉不以一毫取諸人定州當得園利八十萬悉歸之公既没詔中使護其喪歸葬

周沆字子真青州益都人第進士知渤海縣歲滿縣

人請留旣報可而以親老求監州稅通判鳳翔初置
轉運判官沆使江西求葬親改知沂州歷開封府推
官湖南蠻唐盤二族寇暴殺居民官軍數不利以沆
爲轉運使沆言蠻驟勝方驕未易鬬力宜須秋冬進
兵且其地險氣毒人驍悍善用鈚盾北軍不能確請
選邕宜融三州卒三千人習知山川技藝者徑擣其
巢布餘兵絡山足出則獵取之俟其勢窮力屈乃可
順撫朝廷用其策二族皆降加直史館知潭州他道
兵來戍者率兩期乃代多死瘴癘沆請以期爲斷戍
人便之徙河東轉運使民盜鑄鐵錢法不能禁沆高

估錢價鑄者以無利自息入為度支副使儂智高亂定仁宗命安撫廣西諭之曰嶺外地惡非賊所至處毋庸行對曰君命仁也然遠民罹塗炭當布宣天子德澤遂往徧行郡邑民避寇棄業吏用常法滿半歲則聽人葦佃沆曰是豈與凶年詭征役者同科奏申其期擢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改河北李仲昌建六塔河之議以為費省而功倍詔沆行視沆言近計塞商胡本度五百八十萬工用薪芻千六百萬今纔用功一萬薪芻三百萬均一河也而功力不相侔如是蓋仲昌先為小計以來興役爾況所規新渠視

河廣不能五之一安能容受此役若成河必汎溢齊
博濱棣之民其魚矣旣而從初議河塞復決如沆言
又徙河東轉運使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慶州召知通
進銀臺司判太常寺英宗旣即位契丹賀乾元節使
至沆館客欲取書樞前使者以非典故不可沆折之
曰昔貴國有喪吾使至梆河即反今聽於几筵達命
恩禮厚矣尚何云使者立授書朝廷未知契丹主年
沆乘間雜他語以問得其實使者悔之曰今復應兄
弟南朝矣進樞密直學士知成德軍俗方棄親事佛
沆閱按斥數千人還其家以戶部侍郎致仕卒年六

十九

李中師字君錫開封人舉進士陳執中薦爲集賢校理提點開封府界境多盜中師立賞格督吏分捕盡得之進秩辭不受乃擢度支判官爲淮南轉運使兩浙饑移淮粟振贍僚屬議勿與中師曰朝廷視民淮浙等爾卒與之徙河東入爲度支副使拜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知澶州河南府召權三司使龍圖閣直學士復爲河南前此多大臣居守委事掾幕吏習弛緩中師一以嚴整齊之號爲治辦然用法刻深煩碎無大體唯厚結中人初神宗嘗對宰相稱其治

狀富弼曰陛下何從知之帝默然中師銜弼沮已及再至弼已老乃籍其戶令出免役錢與富民等又希司農指多取餘視他處為重洛人怨之朝廷以中師率先推行召為群牧使乞廢河南北監牧省國費而養馬於民不報後竟行其說民不堪命權發遣開封府卒年六十一有女嫁陳執中子世儒坐夫事誅死

羅拯字道濟祥符人第進士歷官知榮州州介兩江間每江漲輒犯城郭拯作東西二隄除其患選知秀州為江西轉運判官提點福建刑獄泉州興化軍水壞廬舍拯請勿征海運竹木經一年民居皆復其舊

遷轉運使邵武之光澤不榷酒以課賦民號黃麴錢拯均之他三邑人以為便改江淮發運副使江淮故無積倉漕船繫岸下俟糴入乃得行蓋官吏以淮南不受陳粟為逃譴計拯始請凡米至而不可上供者以廩軍又貯浙西禾于潤倉以時運自是漕增而費省轉為使拯使閩時泉商黃謹往高麗館之禮賓省其王云自天聖後職貢絶欲命使與謹俱來至是拯以聞神宗許之遂遣金悌入貢高麗復通中國自玆始加天章閣待制居職七年徙知永興軍青頡秦三州卒年六十五拯性和柔不與人校曲直為發運使

時與副皮公弼不協公弼徙他道御史劾其貸官錢極力為辨理錢公輔為諫官嘗論極短而公輔姻黨多在極部內往往薦進之或譏以德報怨極曰同僚不協所見異也諫官所言職也又何怨乎時論服其長者

馬仲甫字子山廬江人太子少保亮之子也舉進士知登封縣轘轅道險阨遂傭民鑿平為坦塗人便其行為刻石頌美通判趙州知台州為度支判官內侍楊永德言漕舟淮汴間惟水遞鋪為便詔仲甫偕往訂可否還言其害十餘條議遂格出為夔路轉運使

歲饑盜粟者當論死仲甫請罪減一等詔須奏裁復
言饑羸拘囚比得報死矣請決而後奏從使淮南真
楊諸州地狹出米少官糴之多價常踊登濱江米狼
戾而農無所售仲甫請移糴以紓其患兩益於民從
之遂縣戸部判官為發運使自淮陰徑泗上浮長淮
風波覆舟歲罹其患仲甫建議鑿洪澤渠六十里漕
者便之拜天章閣待制知瀛州秦州古渭介青唐之
南夏人在其北中通一徑小警則路絕仲甫得篳栗
城故址自雞川砦築堡北抵南谷環數百里為内地
詔賜名甘谷堡故時羌人入城貿易皆僦邸仲甫設

館處之陽示禮厚實閑之也熙寧初守亳許揚三州
糾察在京刑獄知通進銀臺司復為揚州提舉崇禧
觀卒

王居卿字壽明登州蓬萊人以進士至知齊州提舉
夔路京東刑獄鹽鐵判官建言商賈轉百貨市塞上
者聽以家貲抵於官為給長券至責所併輸征稅直
公私便之出知揚州改京東轉運使青州河貫城中
苦泛溢為病居卿即城立飛梁上設樓櫓下建門以
時閉啓人誦其智徙河北路河決曹村居卿立軟橫
二埽以遏怒流而不與水爭朝廷賞其功建以為都

水法召拜戶部副使提舉市易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知秦州太原府卒年六十二居鄉俗吏特以言利至從官

孫構字紹先博平人中進士第為廣濟軍判官歲入圭田粟六百石構止受百石餘以畀學官久之知黎州夷年墨數擾邊用間殺之蜀帥呂公弼上其事擢知真州凶歲得盜令名指黨伍悉貫諸法境內為清遷度支判官夔州部夷梁承秀李光吉王兖導生獠入寇轉運判官張詵請誅之選構為使倍道之官至則遣涪州豪杜安募千人往襲自督官軍及黔中兵

擊其後斬承秀入討二族火其居餘衆保累崖嶺黔兵從間道夜譟而進光吉墜崖死笂自縛降以其地建南平軍録功加直昭文館徙湖北轉運使章惇與南北江蠻事構諭降懿洽二州納歸附州十四初渡辰溪舟毀而溺得援者僅免神宗憫之賜帛三百北江酋彭師晏常持向背構知向水酋彭儒武與有隙檄使攻之師晏降得其下溪州地五溪皆平進集賢殿脩撰賜三品服交阯入寇拜右諫議大夫知桂州聲言將犄角擣其巢穴寇聞引去以疾提舉崇福宮換太中大夫卒年六十四構喜功名勇於建立西南

邊事自此始云

張詵字樞言建州浦城人第進士通判越州民患苦衙前役詵科別人戶籍其當役者以差人錢為雇人充皆以為便知襄邑縣擢夔路轉運判官録辟士之功加直集賢院改陝西轉運副使召對帝曰朕未識卿每閱章奏獨卿與蔡挺有所論請使人了然尋當以帥事相屬及入辭賜服金紫明年直龍圖閣知秦州前此將吏貪功多徙羌地獵射因起邊患詵至申令毋得犯得一人斬諸境上群羌感悅遷天章閣待制知熙州董氈遣鬼章逼岷州詵往討董氈迎戰破

之于錯鑿城斬首萬級元豐初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徙杭州將行復命權經略熙河事趣使倍道行時倉卒治戎有司計產調夫戶至累首民多流亡詵中塗訴其狀乞敕劒外招携之不報會靈武師罷乃赴杭道過京師帝訪以西事對曰彼勢雖弱而我師未銳遏備未飭願以歲月圖功累官正議大夫卒年七十二詵性孝友廉於財平生不殖田業既建拓瀘夷地被進用後雖有善言可紀終不逭清議云

蘇寀字公佐磁州滏陽人擢第調兖州觀察推官受知於守杜衍為大理詳斷官民有母改嫁而死既葬

輒盜其柩歸祔法當死寀曰子取母祔父豈與發冢取財等請而生之遷審刑院詳議御史臺推直官知單州提點梓州益州路刑獄利州路轉運使文州歲市羌馬羌轉買蜀貨猾駔上下物價肆爲姦漁寀議置折博務平貨直以易馬宿弊頓絕入判大理寺爲湖北淮南成都路轉運使擢侍御史知雜事判刑部使契丹還及半道聞英宗晏駕契丹置宴仍用樂寀謂送者曰兩朝兄弟國家君臣之義吾與君等一也此而可忍孰不可忍遂爲之徹樂進度支副使以集賢殿脩撰知鳳翔還糾察在京刑獄又出知潭州廣州

累轉給事中知河南府無留訟入知審刑院卒宋長於刑名故屢為法官數以讞議受詔獎焉
馬從先字子野祥符人少盡力於學父當任子推以與其弟由進士累官太常少卿知宿州宿在淮汴間素難治從先取囊橐博者重坐者厚賞以求盜禁屠牛鑄錢嚴甚大水發廩振流亡全活數十萬代還知壽州以老辭英宗諭遣之曰聞卿治行籍甚壽尤重於宿姑為朕往既至治如曩時由太子賓客轉工部侍郎致仕從先性整嚴雖盛夏不袒跣晚學佛預言其終時年七十六而卒

論曰長卿性務廉潔以能臣稱中師用法刻深以治辦稱雖均為材吏而優劣自見拯及仲甫俱能為國興利除害𤏡始開西南邉誂遂拓瀘夷被進用雖有他善而不能逭清議至於沆決河議綏遠民折鄰使歷有可稱述者其最優歟

沈遘字文通錢塘人以蔭為郊社齋郎舉進士廷唱第一大臣謂已官者不得先多士乃以遘為第二通判江寧府歸奏本治論仁宗曰近獻文者率以詩賦豈若此十篇之書為可用也除集賢校理頃之脩起居注遂知制誥以父扶坐事免求知越州徙杭州為

人踈雋博達明於吏治令行禁止民或貧不能葬給以公錢嫁孤女數百人倡優養良家子者奪歸其父母善遇僚寀皆甘樂傾盡為之耳目刺閭巷長短纖悉必知事來立斷禁捕西湖魚鱉故人居湖上蟹夜入其籬間適有客會宿相與食之旦詣府遘迎語曰昨夜食蟹美乎客笑而謝之小民有犯法情稍不善者不問法輕重輒刺為兵姦猾屛息提點刑獄鞫真卿將按其狀遘為稍弛而刺者復為民嘉祐遺詔至為次於外不飲酒食肉者二十七日召知開封府遷龍圖閣直學士治如在杭州蚤作視事逮午而畢出

與親舊還往從容燕笑沛然有餘暇士大夫交稱其能拜翰林學士判流內銓丁母憂英宗閔其去貧黄金百兩仍命扶喪歸蘇州既葬廬墓下服未竟而卒年四十世咨惜之弟遼從弟括

遼字叡達幼挺拔不群長而好學尚友傲睨一世讀左氏班固書小摹倣之輒近似遒鉏植縱舍自成一家趣操高爽縹縹然有物外意絕不喜進取用兄任監壽州酒稅呉充使三司薦監內藏庫熙寧初分審官建西院以為主簿時方重此官出則奉使持節遼故受知於王安石安石嘗與詩有風流謝安石瀟洒

陶淵明之稱至是當國更張法令遼與之議論寖咈
意日益見踈於是坐與其長不相能罷去久之以太
常寺奉禮郎監杭州軍資庫轉運使使攝華亭縣他
使者適有夙憾思中以文法因縣民忿爭相牽告辭
語連及遂文致其罪下獄引服奪官流永州遭父憂
不得釋更赦始徙池州留連江湖間累年益偃蹇傲
世既至池得九華秋浦間翫其林泉喜曰使我自擇
不過爾耳即築室於齊山之上名曰雲巢好事者多
往游遼追悔平生不自貴重悉謝棄少習杜門隱几
雖筆硯亦埃塵竟日間作為文章雄奇峭麗尤長於

歌詩曾肇蘇軾黃庭堅皆與唱酬相往来然竟不復
起元豐末卒年五十四
括字存中以父任為沭陽主簿縣依沭水乃職方氏
所書浸曰沂沭者故跡漫為汙澤括新其二坊疏水
為百渠九堰以播節原委得上田七千頃擢進士第
編校昭文書籍為館閣校勘刪定三司條例故事三
歲郊丘之制有司按籍而行藏其副吏沿以干利壇
下張幔距城數里為園囿植采木刻鳥獸綿絡其間
將事之夕法駕臨觀御端門陳仗衛以閱嚴警游幸
登賞類非齋祠所宜乘輿一器而百工侍役者六七

十輩括考禮沿革爲書曰南郊式即詔令點檢事務執新式從事所省萬計神宗稱善遷太子中允檢正中書刑房提舉司天監日官皆市井庸販法象圖器大抵漫不知括始置渾儀景表五壺浮漏招衛朴造新曆募天下上太史占書雜用士人分方技科爲五後皆施用加史館檢討淮南饑遣括察訪發常平錢粟疏溝瀆治廢田以救水患遷集賢校理察訪兩浙農田水利遷太常丞同脩起居注時大籍民車人未諭縣官意相挻爲憂又市易司患蜀鹽之不禁欲盡實私井而輦解池鹽給之言者論二事如織皆不省

周貴寫

括侍帝側帝顧曰卿知籍車乎曰知之帝曰何如對曰敢問欲何用帝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不足以當之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帝喜曰人言無及此者朕當思之遂問蜀鹽事對曰一切實私井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誠善然忠萬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不可猝絕也勢須列候加警臣恐得不足償費帝頷之明日二事俱寢擢知制誥兼通進銀臺司自中允至是纔三月為河北西路察

訪使先是銀冶轉運司置官收其利括言近寶則國貧其勢必然人衆則囊橐姦偽何以檢順朝廷歲遺契丹銀數千萬以其非北方所有故重而利之昔日銀城縣銀坊城皆没於彼使其知鑿山之利則中國之幣益輕何賴歲餉鄰釁將自兹始矣時賦近畿户出馬備邊民以為病括言北地多馬而人習騎戰猶中國之工彊弩也今舍我之長技強所不能何以取勝又邊人習兵唯以挽彊定㝡而未必能貫革謂宜以射遠入堅為法如是者三十一事詔皆可之遼蕭禧來理河東黄嵬地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

帝遣括往聘括詣樞密院閲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為境今所爭蓋三十里遠表論之帝以休日開天章閣召對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禧禧議始屈賜括白金千兩使行至契丹庭契丹相楊益戒來就議括得地訟之籍數十預使吏士誦之益戒有所問則顧吏舉以答他日復問亦如之益戒無以應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絶好乎括曰師直為壯曲為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契丹知不可奪遂舍黄嵬而以天池請括乃還在道圖其山川險

易迂直風俗之純龎人情之向背為使契丹圖抄上

之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嘗白事丞相府吳充問曰

自免役令下民之詆訾者今未衰也是果於民何如

括曰以為不便者特士大夫與邑居之人習於復除

者爾無足恤也獨微戶本無力役而亦使出錢則為

可念若悉弛之使一無所預則善矣充然其說表行

之蔡確論括首鼠乖剌陰害司農法以集賢院學士

知宣州明年復龍圖閣待制知審官院又出知青州

未行改延州至鎮悉以別賜錢為酒命廛市良家子

馳射角勝有軼群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勞之邊人雛

激執弓傳矢唯恐不得進越歲得徹札超乘者千餘
皆補中軍義從威聲雄他府以副總管种諤西討拔
銀宥功加龍圖閣學士朝廷出宿衛之師來戍賞賚
至再而不及鎮兵括以為衛兵雖重而無歲不戰者
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亂乃藏敕書而矯制賜緡
錢數萬以驛聞詔報之曰此右府須行之失非卿察
事機必擾軍政自是事不暇請者皆得專之蕃漢將
士自皇城使以降許承制補授諤師次五原值大雪
粮餉不繼殿直劉歸仁率衆南奔士卒三萬人皆潰
入塞居民怖駭括出東郊餞河東歸師得奔者數千

問曰副都總管遣汝歸取粮主者為何人曰在後即諭令各歸屯及暮至者八百未旬日潰卒盡還括岀按兵歸仁至括曰汝歸取粮何以不持軍符歸仁不能對斬以狥經數日帝使内侍劉惟簡来詰叛者具以對大將景思誼曲珍拔夏人磨崖葭蘆浮圖城括議築石堡以臨西夏而給事中徐禧来禧欲先城永樂詔禧護諸將往築令括移府並塞以濟軍用已而禧敗沒括以夏人襲綏德先往救之不能援永樂坐謫均州團練副使元祐初徙秀州繼以光禄少卿分司居潤八年卒年六十五括博學善文於天文方志

律曆音樂醫藥卜筭無所不通皆有所論著又紀平日與賓客言者為筆談多載朝廷故實耆舊出處傳於世

李大臨字才元成都華陽人登進士第為絳州推官杜衍安撫河東薦為國子監直講睦親宅講書文彥博薦為祕閣校理考試舉人誤收失聲韻者責監滁州稅未幾還故職仁宗嘗遣使賜館閣官御書至大臨家大臨貧無皁隸方自秣馬使者還奏帝曰真廉士也以親老請知廣安軍徙邛州還為群牧判官開封府推官神宗雅知其名擢脩起居注進知制誥糾

察在京刑獄言青苗法有害無益王安石怒會李定
除御史宋敏求蘇頌相繼封還詞命次至大臨大臨
亦還之帝批去歲詔書臺官不拘官職奏舉後未審
更制也頌大臨合言故事臺官必以貟外郎博士近
制但不限此非謂選人亦許之也定以初等職官超
朝籍躐憲臺國朝未有倖門一開名器有限安得人
人滿其意哉復詔諭數四頌大臨故爭不已乃以累
格詔命皆歸班大臨以工部郎中出知汝州辰溪貢
丹砂道兼縣其二篋化為雙雉鬬山谷間耕者獲之
人疑為盜械送于府大臨識其異訊得實釋耕者徙

知梓州加集賢殿脩撰復天章閣待制甫七十致仕七年而卒大臨清整有守論議識大體曰爭李定後名益重世并宋敏求蘇頌稱為熙寧三舍人云

呂夏卿字縉叔泉州晉江人舉進士為江寧尉編脩唐書成直秘閣同知禮院仁宗選任大臣求治道夏卿陳時務五事且言天下之勢不能常安當於未然之前救其弊事至而圖之恐無及已朝廷頗采其策英宗世歷史館檢討同脩起居注知制誥帝嘗訪以政對曰兩朝不惜金帛以和二邊脫民鋒鏑之禍古未有也願勿失前好出知潁州得奇疾身體日縮卒

時纔如小兒年五十三夏卿學長於史貫穿唐事傳
采傳記雜説數百家折衷整比又通譜學創為世系
諸表於新唐書最有功云

祖無擇字擇之上蔡人進士高第歷知南康軍海州
提點淮南廣東刑獄廣南轉運使入直集賢院時封
孔子後為文宣公無擇言前代所封曰宗聖曰奉聖
曰崇聖曰恭聖曰褒聖唐開元中尊孔子為文宣王
遂以祖謚而加後嗣非禮也於是下近臣議改為衍
聖公出知袁州自慶曆詔天下立學十年間其敝徒
文具無命教之實無擇首建學官置生徒郡國弦誦

之風由此始盛同脩起居注知制誥加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進學士知鄭杭二州神宗立知通進銀臺司初詞臣作誥命許受潤筆物王安石與無擇同知制誥安石辭一家所饋不獲義不欲取置諸院梁上安石憂去無擇用為公費安石聞而惡之熙寧初安石得政乃諷監司求無擇罪知明州苗振以貪聞御史王子韶使兩浙廉其狀事連無擇子韶小人也請遣內侍自京師逮赴秀州獄蘇頌言無擇列侍從不當與故吏對曲直御史張戩亦救之皆不聽及獄成無貪狀但得其貸官錢接部民坐及乘船過制

而已遂謫忠正軍節度副使安石猶為帝言陛下遣一御史出即得無擇罪乃知朝廷於事但不為未有為之而無効者尋復光祿卿秘書監集賢院學士主管西京御史臺移知信陽軍卒無擇為人好義篤於師友少從孫明復學經術又從穆脩為文章兩人死力求其遺文彙次之傳於世以言語政事為時名卿用小累鍛錬放棄訖不復振士論惜之

論曰沇遘以文學致身而長於治才沈括博物洽聞貫乎幽深措諸政事又極開敏呂夏卿號稱史才尤精譜諜之學宋之縉紳士各精其能學不苟且故能

然也李大臨官居繳駁克舉其職祖無擇治郡所至能脩校官是皆班班可紀者然大臨以論李定繳無擇以忤安石廢棄終身即是亦足以知二人之賢矣

程師孟字公闢吳人進士甲科累知南康軍楚州提點夔路刑獄瀘戎數犯渝州邊使者治所在萬州相去遠有警率浹日乃至師孟奏徙于渝夔部無常平粟建請置倉適凶歲振民不足即矯發他儲不俟報吏懼白不可師孟曰必俟報餓者盡死矣竟發之徙河東路晉地多土山旁接川谷春夏大雨水濁如黃河俗謂之天河可溉灌師孟出錢開渠築堰淤良田

萬八千頃裒其事為水利圖經頒之州縣為度支判
官知洪州積石為江隄浚章溝揭北閘以節水升降
後無水患判三司都磨勘司接伴契丹使蕭惟輔曰
白溝之地當兩屬今南朝植柳數里而以北人漁界
河為罪豈理也哉師孟曰兩朝當守誓約涿郡有案
牘可覆視君舍文書騰口說遽欲生事耶惟輔愧謝
出為江西轉運使盜發袁州州吏為耳目久不獲師
孟械吏數輩送獄盜即成擒加直昭文館知福州築
子城建學舍治行最東南徙廣州州城為儂寇所毀
他日有警民駭竄方伯相踵至皆言土疏惡不可築

師孟在廣六年作西城及交阯陷邕管聞廣守備固
不敢東時師孟已召還朝廷念前功以為給事中集
賢殿脩撰判都水監賀契丹生辰至涿州契丹命席
迎者正南向涿州官西向宋使介東向師孟曰是卑
我也不就列自日昃爭至暮從者失色師孟辭氣益
厲叱儐者易之於是更與迎者東西向明日涿人餞
于郊疾馳過不顧涿人移雄州以為言坐罷歸班復
起知越州青州遂致仕以光祿大夫卒年七十八師
孟累領劇鎮為政簡而嚴罪非死者不以屬吏發隱
擿伏如神得豪惡不逞跌宕者必痛懲艾之至勦絕

乃已所部肅然洪福廣越為生立祠
張問字昌言襄陽人也進士起家通判大名府群牧
地在魏歲久冒入於民有司按舊籍括之地數易主
券不明吏苟趣辦持詔書奪人田至毀室廬發丘墓
問至則曰是豈朝廷意耶其上以聞仁宗諭大臣曰
吏用心悉如問何患赤子之不安也立罷之擢提點
河北刑獄大河決議築小吳問言曹村小吳南北相
直而曹村當水衝賴小吳隄薄水溢北出故南隄無
患若築小吳則左彊而右傷南岸且決水並京畿為
害獨可於孫陳兩埽間起隄以備之耳詔付水官議

久不決小吳卒潰從江東淮南轉運使加直集賢院戶部判官復為河北轉運使所部地震河再決議者欲調京東民三十萬自澶築隄抵乾寧問言隄未能為益災傷之餘力役勞民非計也神宗從之問十年不奏考課詔特遷其官入為度支副使拜集賢殿脩撰河東轉運使坐誤軍須貶知光化軍未幾復使河北諸葛公權之亂郡縣株蔓連逮至數百千人問上疏申理止誅首惡熙寧末知滄州自新法行問獨不阿時好歲饑為帝言民苟免常平助役之苦反以得流亡為幸語切直驚人元豐定官制王安禮薦問可

任六曹侍郎帝以其好異論不用歷知河陽潞州元祐初為秘書監給事中累官正議大夫卒年七十五問剋己廉潔嘗仕鄜延幕府與种世衡善又喪世衡遺汝州田十頃辭弗受使歸未至而世衡卒其子古用父治命亦不納田蕪穢者三十年後汝守請以給學朝廷命反諸种氏熙寧時有陳舜俞樂京劉蒙亦以役法廢黜

舜俞字令舉湖州烏程人博學強記舉進士又舉制科第一熙寧三年以屯田員外郎知山陰縣詔俟代還試館職舜俞辭曰爵禄名器砥礪多士宜示以至

神爲可要期如付劑契繳中書帖上之青苗法行舜
俞不奉令上疏自劾曰民間出舉財物取息重止一
倍約償緡錢而穀粟布縷魚鹽薪蔌耰鉏釜錡之屬
得雜取之朝廷募民貸取有司約中熟爲價而必償
緡錢欲如私家雜償他物不可得故愚民多至賣田
宅質妻孥有識者老戒其鄉黨子弟未嘗不以貫貸
爲苦祖宗著令以才物相出舉任從書契官不爲理
其保全元元之意深遠如此令誘之以便利督之以
威刑方之舊法異矣詔謂振民之絶而抑兼并然使
十戶爲甲浮浪無根者毋得給俵則乏絶者已不蒙

其惠此法終行愈為兼并地爾何以言之天下之有
常平非能人人計口受餉但權穀價貴賤之柄使積
貯者不得深藏以邀利爾今散為青苗唯恐不盡萬
一饑饉荐至必有乘時貴糴者未知將何法以制之
官制既放錢取息富室藏鏹坐待鄰里逋欠之時田
宅妻孥隨欲而得是豈不為兼并利哉雖分為夏秋
二科而秋放之月與夏斂之期等夏放之月與秋斂
之期等不過展轉計息以給為納使吾民終身以及
世世每歲兩輸息錢無有窮已是別為一賦以敝海
內非王道之舉也奏上責監南康軍鹽酒稅五年而

字二百九十五个

卒舜俞始嘗棄官歸居秀之白牛村自號白牛居士已而復出遂貶死蘇軾為文哭之稱其學術才能兼百人之器慨然將以身任天下之事而人之所以周旋委曲輔成其天者不至一斤不復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深悲之云

京荆南人為布衣時鄉里稱其行義事母至孝妻張氏家絕挾女弟自隨京未嘗見其面妻死京寢食于外為嫁之嘉祐初詔訪遺逸以薦聞得校書郎為湖陽赤水二縣令神宗求言京上疏以畏天保民為請知長葛縣助役法行京曰提舉常平官言不便使之

條析又不報且不肯治縣事自列丐去提舉官劾之詔奪著作佐郎經十年乃復官監黃州酒稅以承議郎致仕元祐初召赴闕不至終于家

蒙字子明渤海人恥為詞賦不肯舉進士習茂才異等又不欲自售都轉運使劉庠舉遺逸召試第一知湖陽縣常平使者召會諸縣令議免役法蒙為不便不肯毀議退而條上其害即投劾去亦奪官歸鄉教授養親講學從游甚衆元豐二年卒纔年四十門人朋友誄其行號曰正思先生元祐初賜其家帛五十匹

苗時中字子居其先自壺關徙宿州以蔭主寧陵簿邑有古河久堙請開導以溉田爲利甚愽人謂之苗公河調潞州司法參軍郡守欲入一囚於死執不可守怒責甚峻時中曰寧歸田里法不可奪守悟而聽之熈寧中以司農丞使梓州路察薦能吏十人後皆進用人卒莫之知交人犯邊擢廣西轉運副使師討交人罪次富良江久不進時中曰師無進討意賊必徙間道來乗我不備冀萬一之勝勢窮然後降耳察備之既而果從上流來戰敗始納款徙梓州轉運副使韓存寶討蠻乞弟逗遛不行時中曰師老矣將士

暴露非計之善者存實不聽卒坐誅林廣代存寶乞
弟既降復逸去將士相視失色及暮刁斗不鳴時中
問廣廣曰既失賊故縱兵追之不暇恤爾時中曰天
子以十萬衆相付豈以一死為勇耶今入異境變且
不測廣悟亟止追者整軍以進會得詔班師軍行時
中以粮道遠創為摺運法食以不乏遷兩階為發運
副使河東轉運使加直龍圖閣知桂州進寶文閣待
制至户部侍郎卒
韓贄字獻臣齊州長山人登進士第至殿中侍御史
坐徼累黜監江州稅道除知睦州復為侍御史荊湖

夾出持節安撫湘中自馬氏擅國計丁輸米身死產竭不得免贄奏除之改知諫院進天章閣待制宰相梁適以私容姦狀青起卒伍位樞密內侍王守忠遷官不次皆舉劾無所諱出知滄瀛二州遷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河決商胡而北議者欲復之役將興贄言北流既安定驟更之未必能成功不若開魏金隄使分注故道支為兩河或可紓水患詔遣使相視如其策才役三千人幾月而畢入判都水監權開封府政簡而治知河南府建永厚陵費省而不擾神宗稱之還知審刑院糾察在京刑獄知徐州以吏

部侍郎致仕贄性行淑均平居自奉至約推所得祿
賜買田贍族黨賴以活者殆百數退休十五年謝絕
人事讀書賦詩以自娛年八十五卒
楚建中字正叔洛陽人第進士知滎河縣民苦鹽稅
不平建中約田多寡以爲輕重主管鄜延經略機宜
文字夏人來正土疆往莅其事衆暴至兩騎傳矢引
滿向之建中披腹使射曰吾不憚死騎郎去衆服其
量元昊歸款建中白府請築安定黑水八堡以控東
道夏人果來聞有備不敢入累遷提點京東刑獄鹽
鐵判官昭陵建命裁定調度省數十萬計歷夔路淮

南京西轉運使進度支副使神宗用事西鄙以建中嘗為邊臣所薦召欲用之言不合旨出知滄州久之為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知慶州江寧成德軍以正議大夫致仕元祐初文彥博薦為戶部侍郎不拜卒年八十一

張頡字仲舉其先金陵人徙鼎州桃源第進士調江陵推官歲旱饑朝廷遣使安撫頡條獻十事活數萬人知益陽縣縣接梅山溪峒多蠻獠出沒頡按禁地約束召猺人耕墾上其事不報累遷開封府判官提點江西刑獄廣東轉運使熙寧中章惇取南江地建

沅懿等州克梅山與楊光僭為敵頡居憂於邑移書
朝貴言南江殺戮過甚無辜者十八九浮屍蔽江民
不食魚者數月惇疾其說欲分功啖之乃言曰頡昔
令益陽首建梅山之議今日成功權輿於頡詔賜絹
三百匹尋擢江淮制置發運副使改知荆南復徙廣
西轉運使時建廣源為順州將城之頡謂無益朝廷
從其議坐倅罵叅軍沈竦罷歸未幾以直集賢院知
齊滄二州進直龍圖閣知桂州入覲帝首言卿鄉者
論順州不可守信然時有獻言者謂海南黎人陳被
蓋五洞酋領異時盛強且為中國患今請出兵自効

宜有以撫納之命頡處其事頡使一介往呼之出補以牙校喜而去詔問何賞之薄對曰荒徼蠻蜑無他覬得是足矣尋罷兵海外訖無事久之轉運使馬默劾其經理宜州蠻事失宜罷職知均州哲宗立還故職知鳳翔廣州召為戶部侍郎頡所歷以嚴致理而深文校繪右司諫蘇轍論其九罪執政以頡雖無德而才可用不報踰年以寶文閣待制出為河北都轉運使徙知瀛州湖北溪猺畔朝廷託頡素望復徙知荊南至都門暴卒

盧革字仲辛湖州德清人以舉童子知杭州馬亮見

所為詩嗟異之秋貢士寀戒主司勿遺華華聞語人曰以私得薦吾恥之去弗就後二年遂首選至登第年才十六慶曆中知龔州蠻入寇桂管騷動華經畫軍須先事而集移書安撫使杜杞請治諸郡城及易長吏之不才者又言嶺外小郡合四五不當中州一大縣無城池甲兵之備将為賊困宜度遠近并省之後儂智高來九郡相繼不守皆如華慮知婺泉二州提點廣東刑獄福建湖南轉運使復請外神宗謂宰相曰華廉退如是宜與嘉郡遂為宣州以光祿卿致仕用子秉恩轉通議大夫退居于吳十五年秉為發

運使得請歲一歸覲後帥渭乞解官終養帝數賜詔慰勉時以為榮卒年八十二
秉字仲甫未冠有雋譽嘗謁蔣堂坐池亭堂曰亭沼粗適恨林木未就爾秉曰亭沼如爵位時来或有之林木非培植根株弗成大似士大夫立名節也堂賞味其言曰吾子必為佳器中進士甲科調吉州推官青州掌書記知開封府倉曹叅軍浮湛州縣二十年人無知者王安石得其壁間詩識其静退方置條例司預選中奉使淮浙治鹽法與薛向究索利病出本錢業鬻海之民戒不得私鬻還奏遂為定制檢正吏

房公事提點兩浙淮東刑獄顯提舉鹽事持法苛嚴追胥連保罪及妻孥一歲中犯者以千萬數進制置發運副使東南饑詔損上供米價以糴秉言價雖賤貧者終艱得錢請但償糴本而以其餘振贍是歲上計神宗問曰聞滁和民捕蝗充食有諸對曰有之民饑甚殍死相枕藉帝惻然曰前此獨趙抃為朕言之耳先是發運使多獻餘羨以希恩寵秉言職在董督六路財賦以時上之安得羨今稱羨者率正數也請自是罷獻獨以七十萬緡償三司逋加集賢殿脩撰知渭州五路大出西討唯涇原有功進寶文閣待制

夏境胡盧川距塞二百里恃險遠不設備秉遣將姚
麟彭孫襲擊之俘斬萬計遷龍圖閣直學士夏酋仁
多嵬丁舉國入寇犯熈河定西城秉治兵龕亭分兩
將駐靜邊砦指夏人來路曰吾遲明坐待捷報矣及
明果至見宋師驚曰天降也縱擊之皆奔潰或言嵬
丁已死有識其衣服者諸將請以聞秉曰幕府上功
患不實吾敢以疑似成欺乎他日物色之嵬丁果死
詔褒賜服馬金幣且使上所獲器甲秉守邊久表父
華年老乞歸移知湖州行三驛復詔還渭慰藉優渥
華聞亦以義止其議已而華疾亟乃得歸元祐中知

荆南劉安世論其行鹽法虐民降待制提舉洞霄宫

卒

論曰宋室之人才亦盛矣青苗法始行滿朝耆壽故臣法家拂士引古今通誼盡力爭之而不能止往往多自引去及數年之後憲令既成天下亦莫如之何已而間守遠郡尚能懇懇爲民有言舜俞京蒙俱以區區一縣令力抗部使者視棄其官如弊屣類非畏威懷禄者能之師孟活饑羸興水利擿姦誅惡所歷可稱逮使契丹正坐席禮毅然不少屈時中上林廣縱兵追蠻深達兵家之變贄居諫省舉劾無所避允

有直臣之風建中雅量郤敵辭嚴氣正尤為奇偉頡雖有才而深文狡獪豈其天性然革始終廉退秉不免於阿徇時好行鹽法以虐民父子之習相遠哉

列傳卷第九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百衲本二十四史　宋史　９５
作者＝（元）脱脱等奉敕修
页数＝１４４
ＳＳ号＝１２４６０４５０
出版日期＝１９３７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